

□ 罗桂

## 静待兰花吐芳时

已是晚上11点过了,朋友发了条信息过来:老罗,睡了吗?我说还没有。他说,你等我一个小时,我从碧波过来,拿个东西给你。我说这么客气,明天再拿嘛!

他说这是个活物,今天就拿给你,死了是你的事。我笑了,他也笑,接着又说了一句,挖到一株兰花非常好,拿给你。

他知道我在去年开始喜欢种些花草,费了不少的钱,网购了一大堆东西,半年后热情下降,种的植物也大多送出去了,只留下一些简单易养的。其实我不愿意把自然界的生物强制拿来家养,自由应该是一个生命最基本的要求。朋友可能认为我对植物的兴趣还依旧,所以半夜巴巴地送来。

我等到凌晨一点钟,朋友来了,兴冲冲地递过一个塑料袋,袋口伸出几片翠绿的叶子,他说,喏,兰花,给你的。我说我不懂养兰花呢。他说,乱养,我山坡上找来的,无所谓。

把朋友送走,回过头把兰花



打开来看了看,差点笑出声,灯光下,这从兰花叶片又细又短,散乱无章,因被锄头挖过,难免带有损伤,又沾了好些泥尘,最关键处,一个花苞也没有。我虽然不懂兰,也看出品相实在不好,不知道朋友是怎么看上它的。根倒是很健壮,肉嘟嘟、白花的一大圈,这是它生命的根本。太晚了,我只是粗看一下就去睡了。当然,没有忘记把兰花洒上一点水,放在窗口通风处,它被人搬了家,希

望能缓过一口气来。

清早一醒来,就想到那兰花,它的精神也很健旺,我松了一口气,决定把它拿到办公室去养,因办公室光照和通风条件更适合它的生长,更重要的是,我在上班时,能时时看着它,有充足的时间观察它,陪伴它。

我办公室有现成的花盆和椰糠,是去年学养花时淘来的宝贝,我把它栽到盆子里,原土我不要了,没有自然界微生物的作用,原土经多次浇水后会越来越板结,最后不透气,伤害到它的根。它的根甚多,我怕弄断,动作很是小心。前面说过,我不愿意把它从大自然挖来,但朋友既已经挖来送我,那我就只好待它。

同事过来看,一边看一边笑,说,你这兰花像是被过路的牛羊吃过,这叶子差了些。他说得比较客气,为怕伤到我的自尊。我承认他的话,但这毕竟是朋友半夜送来给我的,触摸到这个生命,让我心生热爱,我应该好好待它。

其实,我曾经有过一株最好的兰花。

20多年前,我老家里种了一株很大的兰花,有多大?有搪瓷脸盆那么大。

那个时候,母亲身体非常康健,为了改善家庭生活,在上班之余,另喂了四头猪和无数的鸡鸭,还种了若干的菜地。那株兰

花就放在我家屋后菜地上。这兰花,是我陪一位同学和他的母亲到山上种地发现而挖来的。它长势繁茂,满是花苞,我们发现它时,我生怕他们将它拿了去,我和同学都透露出热切的眼神,同学的母亲笑了,不容置疑地把兰花给了我,同学略有遗憾,但我们仍然玩得很开心。

那时没有塑料袋,我是用外衣把它连同一团泥包回来的。等拿回家,这株兰花实在是大,母亲看了也甚是欢喜,同时也忽略了我把衣服弄脏的事,她用一个很大的脸盆钻了洞,把它栽上,放在屋后。那时哪有什么营养土椰糠泥炭珍珠岩,也不懂剪枝、施肥,就是一盆原土,几把鸡粪,日晒雨淋,竟然很快就缓过气来,接着就开了花,让整个后屋阵阵清香,一家人很是高兴,闲暇之余都去看它、嗅它。

它从不生虫,叶子总是绿油油的,我那时最勤快的就是为它浇水,现在想起来实在不应该,这是好心办坏事——浇水过多花会死掉。可是它居然无事,年年结满花苞,次第绽放。偶有客人来家,也称赞这兰的妙处,常说想分一枝去栽,然后全家人异口同声,均说这兰娇贵,分了就会死,不能分。客人也不坚持,笑了笑,闻闻它的味道就过去了。

有时晚上下了暴雨,我就去

把它收到屋檐下,也有忘记的时候,但第二天发现它也没事,也就懒得收了,到后来,冬天下雪基本也不收,一直没有问题。兰花的叶子比较厚实,比它的根更坚强。它在我家的菜地里,却又独立生长在那个脸盆中。在种白菜萝卜的时候,它比白菜萝卜高,就是一道突兀的风景;在种四季豆豇豆的时候,豆架比它高,就要把它移到旁边来,这是一个歪斜的风景;在种茄子的时候,茄子和它一般高,那是一道平行的风景。

它陪伴了我好几年的时光,在那个没有手机、没有电脑的年代里,是一份重要的情趣。

后来我到外面读书,毕业后在凯里工作,我的父母知道我无地方住,就狠心把老家的房子卖掉,只为让我在这里有一个容身之地。房子、猪圈、菜地,就转手到别人家去了,那株兰花,也不知道去了哪里。后来母亲还常常提起了那盆兰花,后悔没把它搬走。

朋友送的兰花种好了,它虽然叶子有些散乱,个头也有点矮,但它翠绿、敦实,好像一个桀骜不驯的孩子,种在盆里,却也别有一番风姿。我给它浇了一遍水,放在窗口处吹着风,它不喜欢湿,不喜欢暴晒,但又要一点水分,一些阳光。

我会好好照顾它,希望来年能带给我一些清香。

□ 张婷

## 秋天里的黔菜

立秋

其实很难感知秋意  
只有蝉透明的羽翼  
才从依旧酷热的空气里  
捕捉到一丝凉意

寒蝉凄切。整成季节的分水岭  
长亭短亭不再重要  
雨明显地少了,秋阳依旧  
准备抽穗的稻叶绿得可疑  
盛大之后,很多植物  
越接近成熟越低调  
如同摆在桌上的凉拌茄子  
在初秋的菜品种,显得  
与众不同,就此拉开  
秋天帷幕

干锅香辣虾,清炖牛肉,炆土豆丝  
必不可少,荤素搭配  
再加一点儿  
芝麻核,桃冰糖莲子  
才像初秋的日子

太阳仍是火辣辣的。只有  
悲恸秋的文人,才有可能  
从天气细微的变化里,捕捉到  
秋的轻悄足音

处暑

这个日子登陆天空,空中就  
万里无云了。这不是一个成语  
而是一个标志

蔚蓝高悬。底色深邃,有些日子  
掏空才呈现本质  
正如处暑这个节气,正在  
把一夏的酷热过滤得  
清清白白

早睡早起。收敛神气。多喝水。是  
这个节气首要的生活之道  
牛奶和蜂蜜,消消暑气的佳品  
凉拌黄瓜,豌豆凉粉  
芝麻菠菜,青椒拌豆腐  
百合银耳粥,清炒苦瓜  
老醋蜆头,是人们  
迎接凉爽的前奏

把日子布置得秋高气爽,这个节气  
才配拥有高远寓意

白露

白露为霜。兴高采烈的阳光远了  
远成,马蹄踏响的石子  
越踏越小

清晨的露水,寓意着  
秋凉不再是一个假设  
气候这个魔术师,翻手为雨  
覆手为雾,用一句咒语  
就让还在赤膊的男人  
下一分钟套上秋装

《月令七十候集解》说:“白露  
阴气渐重,露凝而白也”  
走进这个节气  
很多油腻食物退避三舍  
只留一味酸汤鸭,露出  
孤掌难鸣的失落  
素瓜豆,双椒糯米笋  
丝瓜,莲子百合汤,毫不迟疑  
担当起润肺降燥的责任

坐进白露之夜,看星辰大海  
渐生一缕秋愁

秋分

流动的温暖明显地减少。八月雁门开  
雁儿脚下带霜来  
雁儿带来的,还有这一天的  
昼夜平分

我们期待的丰收在敲门了  
然而还没有来。这个季节  
前四十五天,夏暑逃离  
后四十五天,一场秋雨一场寒  
有些故人远在天边,却在  
老家一声清越的鸟鸣中  
老泪纵横

且度过这清寂的早晨,持菊花盆  
南瓜的色泽由绿转黄  
从田地挖出荸荠,从山里  
采来栗子,从果园摘下一甜  
为丰收埋下庆祝的伏笔  
青岩状元蹄,风味藕盒  
清炖乌鸡,破酥包  
是逐渐增长的夜晚  
回家的诱惑

我想说,这个节气不仅有霜  
还有田野里伺机燃放的烟火  
藏在果实的容器里



□ 刘兵

## 秋天的邀请

二婶是我家里最年轻的长辈。她心气高,脑瓜活,要不是当年书念得少,也早“扳”出老家那个穷山窝了。她一直在村里守着祖上留下的那片老宅子。二叔常年在外打工,供着一对上学的女儿。山区穷,一家人的日子过着有些紧巴巴的。

以前,我妈常打电话过去,问问老家情况,有时寄些钱物周济。二婶说,一年中,她最喜秋季,此时她家就不显穷了。我妈好奇地问:“为啥呢?”二婶乐呵呵地说:“孩子的爸在外打工一般是年底结算,家里的开销接不上趟。可到了秋季,我们家有额外收入啊!打板栗,挖花生,起麻条,拿到镇里卖哟!”我妈感叹:“家乡还有多么好的景致。秋来枫叶红,游人陶醉中。小桥流水,老宅藏幽。我多想去看看呀!”二婶对此显得不屑:“好看有啥用?不能吃不能用。精神享受了,但肚子还是空。那啥旅游都是城里人吃饱了没事做给撑的哟!”

我妈听后,既好气又好笑,发出重重的叹息,也打消了举家回老家赏秋景的念头。

可今年刚入秋,没想到,二婶第一次主动打电话来,盛情邀请我们去旅游。她不好意思地说:“他大娘啊,以前怕是你回家,空看景致,招待不周。这些年,家乡的变化可大着呢!自从国家实施精准扶贫政策以来,安排了两个大学生当村干。他们的观念就是不同。以前是‘靠山吃山’,现在是‘养山吃山’。那山坳里连片的红枫林在秋天特入眼,大学生村官放大大红枫林的旅游吸引力,开起了农家乐,在电视和网上打出广告,来游玩的人也开始增多。最近,还有城里退休老年人争抢农户家的老宅子,准备在这山清水秀的地方养老呢!我也打算利用政府的补助,把咱家的老宅子修缮一下,租给闲适的老人,赚

点稳当钱。”

我妈听得津津有味,这老妹子的观念变了,说话尽是听来的新词儿。怕她打电话费钱,先挂了,她再打过去。二婶咯咯一笑,拿着手机隔空讲个不停:“他大娘,又帮我省了不是?待会,我们可以聊微信,传照片。村里完全不是原来那个样子。通了电、路、网,烧了煤气。我读书看报,上网看信息,说话也变得跟你们一样文绉绉的了。大学生村官就是会鼓捣,摒弃传统观念。从山上收的板栗、红薯、花生打上了绿色牌,宣传绝对产自高山,无污染,套上了漂亮简洁的包装袋,拿到网上去卖,售价比以前高几倍。我们还种富硒茶,有机蔬菜,收集红枫叶精加工,做成时髦的‘爱心符’,用透明塑料袋装着,在网上也特受城里帅哥靓妹的欢迎。说句玩笑话,以前紫薯‘扒堆’卖,多的喂猪。现在实现了人猪‘共享’哟!”

二婶略带调侃的话语不由得引起我妈哈哈大笑起来,对返乡赏秋更加心驰神往。

二婶还在絮叨,顺势又报出了秋来的喜讯:侄女彩云已考上省里的大学。学费他们有,无须赞助。彩云报到那天,有时间就去接一下,陪着去大学看看。以后逢双休,就上你家玩,吃饭。麻烦你们多关照。我妈马上应承,都是一家人,早就需要一条亲情“纽带”多走动。

我妈宣布了“国庆节”回老家新山村游的计划后,我们十分高兴,充满期待。山水依旧,景致生财。观念换了,帮扶精准,就能挖掉“穷根”。二婶的这个秋天,满山遍野的枫树林变得格外红,摇曳多姿;老宅以旧整旧,突显出厚重的色彩;女儿不负众望,上了心仪的大学。更重要的是,她现在感到有底气发出邀请,接待我们这些城里来的“贵客”。

那一刻,在秋日明媚阳光下,二婶开怀笑着,引颈张望,心里被脱贫后无数小幸福溢满。

自谋生活。可老家连木棚都没了,大姨终于为自己当初不假思索的鲁莽行为付出了代价。第二年初夏,一生倔强自负的乡间才子倒在上坡插秧的路上,走完了他七十三岁的人生。

八十岁的大姨随竟成去了省城贵阳,离她的栗木坳更远了。几年后,一场变故突如其来,竟成去了远方,大姨只好随东成漂流到了离家更远的城市——山东济南。

母亲在百年未遇的那场冰冻中撒手西归。母亲临终时没有遗憾,她挂念的是大姐还漂在遥远、寒冷的北方。母亲走了,我嘱咐东成不要让大姨知悉。多年后,我给东成寄去两本《母亲的栗木坳》。东成含泪看完了《走出栗木坳的母亲》一文,又一句句给大姨翻译成苗语,大姨才知道她最爱的二妹早已先她去了天国,放生长哭。

自从知道她的弟妹们相继辞世后,大姨的心再也难以宁静,无论如何都不愿在济南待下去了。外地大城市只是儿子们谋生的居所,女儿的家也只是“走客”时的亲戚,可心心念念的故土栗木坳还有家吗?

那年,我去山东大学培训,带着艾急急赶去大姨家时,却扑了



个空,大姨于月前返回贵阳了。原来三表姐家几个孩子都定居贵阳,总算照顾了,大姨终于漂回筑城,总算离家乡近些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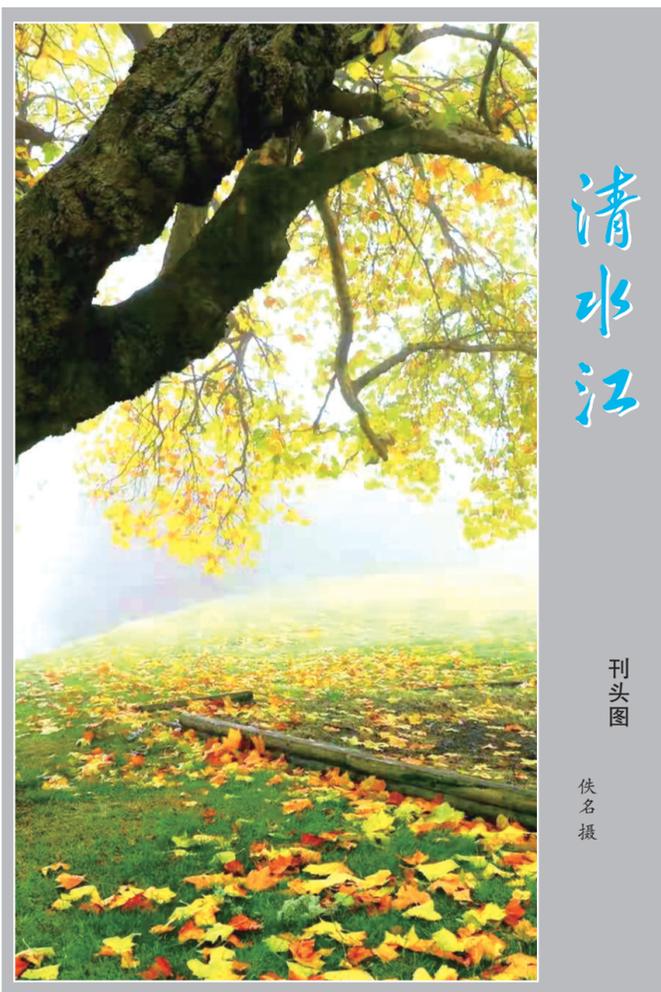
九十岁的大姨已越来越相信自己的生命会在不远的某个时刻终结,一直嚷嚷:再不回家祖宗就不要我进祖地了!这年夏天,大姨终于回到了阔别二十多年的老家,可真正的老屋却再也回不去了,只能在几个女儿家里流转。

三 一个偶然的机,在外漂了二十年的东成来到我生活的小城,这让我陡然多了一份心思,力主东成停下漂泊的脚步,在小城发展。去年冬天,大姨终于不再流徙女儿们的家了,来到东成身边。阔别十年的竟成也在元旦前来了小城,我想,有竟成、东成在的小城,应该是大姨安心的港湾了。

这是东成为方便经营平毫小溪两岸流转地而租住的民居木楼,楼后是苍翠的天然林铺陈的山谷,与故乡栗木坳下的竹湾冲景致相似。每隔几个星期我便带着亲友去平毫吃一次烧烤宴,看到家乡的小辈们在眼前往来喧嚷,大姨就笑得合不拢嘴。

我希望竟成能在平毫侍奉母亲终老。可是有一天,竟成来电说,已应聘去一个矿业公司任职了。我半晌说不出话。竟成曾是技术型干部,虽荒荒十年,毕竟正处壮年,小小的平毫岂是终守之地!端午节午后,我和二姐来到平毫大姨的家。家里只有她一人。见到我和二姐,大姨脸上淌满阳光。

父母早已去了仙乡,慈祥的



清水江

刊头图

佚名摄

□ 罗安圣

## 流浪的大姨

一

大姨是外婆的长女,有三个妹妹两个弟弟。弟妹们都长得高大,唯大姨矮小,如今佝偻着身体,更小了。大姨长寿,今年已九十五岁了,两耳失聪,但思维清晰,面目少皱,全身收拾得妥帖干净清爽,全无一般老太的邋遢模样。

在诸弟妹里,大姨与我母亲的关系最近,也许是同处一寨的缘故吧,姊妹俩总有说不完的话。母亲性刚,眼里揉不得沙子;大姨性柔,凡事从宽着想。当年,大姨连生五女,备受丈夫欺凌时,只有母亲敢站起来护住大姨,一跺脚怒怼大姨父:只要你再拿我姐不当人看,我就敢跟你拼了!吓得大姨拉住母亲连声哀求:成婆,千万别这样啊!母亲宣布不认这个姐夫。直到竟成、东成两个表弟相继出生,大姨总算在家里找回了地位。

大姨父是家乡的大才,旧学功底深厚,一手上好的毛笔字在四乡八寨无人能出其右。大儿子“竟成”出自“有志者,事竟成”,小儿子“东成”则取于“东成西就”,将字辈嵌进有文化内涵的成语里,浑然天成,实在是大手笔。

当竟成成为栗木苗寨第一个大学生的时候,大姨不知道读大

学是什么,只听人说大学毕业后不再回家了。于是向大姨父发难:成天逼崽读书,崽都读丢了,哼!东成可不能由你了,得给我留一个守屋!弄得大姨父哭笑不得,只骂一声:头发长,见识短。大姨觉得没趣,便翻过山坳来向母亲告状,母亲十分无语,正为我的落榜而伤心呢。

几年后,东成还是上了大学,且比哥哥去得更远——东北。这回大姨可真是抢天号地哭着送了东成上学的:呜呜——读什么书啊,把崽都读没了,叫我怎么办哟!东成高高高兴兴上大学了,大姨的流浪生活却开始了。

二

两个儿子都上了大学,大姨父自信心爆棚,竟然将自己辛辛苦苦建起的六排五间二层木楼当旧房架贱卖了,任凭谁劝都没用。在老屋基边搭个木棚住,在大姨爹眼里,这筒易木棚也比别人家的大瓦房高大上。东成毕业后果然留在北方发展,老两口竟成去了州府凯里,木棚没人经管,经不住风雨摧残,拆了。从此,大姨无家可归了。

一生谦让与人为善的大姨与媳妇相处得很好。强势的大姨父却再难待下去,决定独自回老家